

提起啓功，不禁對這位集詩、書、畫三絕藝術兼擅考古鑒定的專家不勝崇敬，二〇一二年是他百年誕辰之期，特錄小文作上贗之獻。

啓功的人生經歷，是一部可歌可佩的歷史。他出身於貧寒之家，憑自學、苦學，於弱冠之年，就對書畫藝術從迷戀以至表現為佼佼者。當他在京華以書畫嶄露頭角時，就受到時任輔仁大學校長、歷史學家的陳垣的賞識，提携他於進修學問方面有如自己的子弟，對他鼓勵、維護，可謂盡心盡力。當啓功名重京華時，曾被政治運動勒令交還罪名，幾度傾跌。陳垣勉勵他承受不幸，為他解惑紓困，於漫長的政治運動歲月中捱了過來，令他深深感恩圖報。他的由封建婚姻結成夫婦的夫人章寶琛，共患難二十多年，深知啓功一生的學術生命繫於他的著述、收藏、研究心血，當不幸災禍降臨他們的家庭時，章寶琛秘授啓功的心血文物埋藏地窖，使他免受搜掠的損失，令啓功感激涕零，但是他的夫人跟他度過的卻是受冤受害的生涯。他悲嘆「沒有給老伴過一天好日子」。

可是，陳垣老師、妻妻老伴卻先他而走了！啓功抱着為兩種深恩圖報：一是為陳垣建立了史學家教育基金，以弘揚師教，二是紀念髮妻，終身不娶，獨自生活，縱然有親友為他晚年着想，苦勸他再婚，都為他揮淚婉謝了！

試看當今之世，倫理道德沉淪，啓功的報恩可說感人至深並對世道淒涼是淒絕的諷刺！

啓功先生二三事



文林漫步

啓功是當代著名的書法家，鑒定專家，向他慕名以求墨寶的人難以計數，他胸懷坦蕩，無私應求。藝壇上有不肖之徒，摹倣啓功的書法，冒充他的作品出賣圖利。好心人持了這些贗品給他審閱，啓功卻毫無被忤犯的態度，哈哈放聲大笑：「他們揮寫的，比我的好多了！」曾引發藝壇佳話。

我有幸，曾遊京華，拜會我崇敬的啓功，竟蒙他書贈自詠一首七言絕句詩的條幅給我，真是令我銘感莫名。這幅書法題詩於上：

千載詩人首謫仙 來從白帝彩雲邊
長江水掩泥沙下 太白遺帙蹟重全

從題詩，可見啓功對李白寫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詩的飄逸、想像，呈現的浪漫情懷是十分欣賞的，引李白的詩，認為可與古代山水大畫家董玄媲美。

啓功成名很早，書畫藝術馳譽中外。可是啓功人到老來坦露青年時代自視甚高，不把揚州八怪的代表人物鄭板橋放在眼裡。鄭板橋晚清時代名噪一時，以畫蘭竹備受世人讚賞。他會應八股考試以求官職，於乾隆年間考中進士，被派往山東濰縣任縣令，他抱著「立功天地，寧養民生」清廉為民的思想，他畫了一幅《墨竹圖》，數竿小竹，青翠欲滴，清風徐來枝葉紛披，懸於衙署之中，上面題詩一首——衙齋臥聽瀟瀟雨，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縣吏中，一枝一葉總關情。可見他的自勉自勵。當濰縣遭着災荒，他不顧上司的指控，富戶的反對，斷然採取各項賑災救荒的措施，深得民心，卻受到封建勢力對他中傷、打擊，鄭板橋終於被罷免，從此回到杭州，以賣字畫謀生。當他為嫁女出閣無好妝奩相送，特畫了一幅《蘭竹圖》題詩於上：「宜罷囊空兩袖寒，聊憑畫好佐朝餐。最慚吳隱金錢薄，贈爾春風幾筆蘭」。可見他清貧境況。啓功到了親歷世變滄桑，於白髮盈頭之年，才體認到鄭板橋的書畫真情，深悔年輕時的無知，對前賢的誤解。

啓功於晚年曾研究《離騷》，為椒蘭墮頤、翠竹摧折、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造成屈原的遭遇而悲憤，也取得感悟：「不將世故繫情懷了」。

我所認識的盧泰愚總統

——為韓國《話說盧泰愚總統》一書而作

延 靜



人與事

我第一次見到盧泰愚總統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當時陪同錢其琛外交部長去首爾，參加第三屆APEC部長級會議。到達當天下午，盧泰愚總統會見與會的各國外交部長之後，與錢其琛外長進行了單獨會見，我和隨行的其他成員有幸陪同。那時中國與韓國還沒有外交關係，這次會見是破例的。記得會見時，盧泰愚總統除表示歡迎錢其琛外長訪韓和中國加入APEC外，還專門談到韓中關係問題。他說，韓國與中國的交往有着悠久的歷史，只是到近代才中斷，這是不幸的。韓國西海岸與中國山東省雞犬之聲相聞，他希望盡快翻過這一頁，為了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應早日實現韓中正式建交。韓國媒體只發了一條簡短的會見消息，沒有透露任何談話內容，但這件事還是轟動了首爾，也引起世界的關注。

盧泰愚是韓國第十三任總統，一九八七年當選，一九八八年就任。他出生韓國大邱，是名門盧氏家族的後代，自幼深知盧氏祖先來自中國山東，長久以來他期盼韓中早日實現關係正常化。盧泰愚總統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上任，在發表就職演說中提出「北方政策」，主張與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以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這表明他在國際形勢變化了的情況下所具有的戰略眼光。一九九〇年，韓國與蘇聯建立了外交關係，之後與當時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國為加入APEC，外交部長錢其琛到達首爾，無疑是韓國與中國接近的絕好時機，盧泰愚總統破例單獨會見錢其琛，第一次直接向中國領導人表明了改善韓中關係的願望。

次年，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五月，中韓開始建交談判。就韓國而言，這次談判完全是在盧泰愚總統的掌管下進行的。本來中國方面預計，建交談判可能進行幾個月甚至更長，但實際上只進行了三次，兩次在北京，一次在首爾，只用了兩個月就達成協議。韓國方面經過總統首肯，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離的一部分，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正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中韓兩國外長在北京正式簽署建交公報。在同一時間，盧泰愚總統在首爾發表電視特別談話，稱中韓建交是「令人喜悅的好消息」，「韓中兩國數千年來在歷史、地理、文化上是最親近的鄰邦」，兩國建交是韓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承認國際政治現實而不可避免採取的措施」，「對於緩和與穩定朝鮮半島局勢乃至實現亞洲的和平與安全將作出重大貢獻」。他還宣布，為了劃時代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他不久將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我被任命為中國首任駐韓國特命全權大使後，於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到達首爾赴任，三天後九月十五日向盧泰愚總統遞交了國書。如此迅速遞交國書，據韓國外交官說，創造了一個新紀錄。還記得，那是

一個晴朗的天氣，在青瓦台總統府，盧泰愚總統接受了我的國書，並與我進行了十分友好的談話。他盛讚韓中建交，說它開闢了韓中關係的新時期，並表示他期待着即將訪華，與中國領導人會晤。我於遞交國書五天後返回北京，準備迎接盧泰愚總統訪華。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盧泰愚的最大願望終於實現，他偕夫人和女兒抵達北京開始正式訪問中國。楊尚昆主席舉行儀式歡迎並與他舉行會談，江澤民總書記、李鵬總理會見了他。在會談和會見中，中國領導人熱烈歡迎盧泰愚總統訪華，高度評價中國與韓國建交。盧泰愚則讚揚韓中關係在經歷曲折後恢復正常，讚賞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果。在繁忙的訪問日程中，他還不忘帶着夫人和女兒去遊覽長城，當他登上頂峰眺望秋陽下的山川時，不禁為中國古老文明發出讚嘆。但是在這次訪問中，他不只一次談到，由於公務在身，不能去山東尋根是他的最大遺憾，卸任後將再來中國。中國領導人表示歡迎他在方便的時候再來。

在我任職期間，有幸與盧泰愚總統有過多次會面。記得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盧泰愚總統在青瓦台集體會見了他在任期間與韓國建交國家的十幾位大使，我也應邀參加。會見中，盧泰愚總統聽取了各國大使的發言，回憶了韓國外交新的進展，特別強調與中國建交，使韓國外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九九八年八月，我任期屆滿，即將離開首爾回國。盧泰愚總統雖已卸任多年，但他得知後，仍和夫人一起，在寓所熱情設宴款待了我們夫婦。還記得，那次他和夫人出門前迎接我們，進入客廳，我們一眼就看到，榻子正中央擺放着他們訪華期間與中國領導人的合影。宴會席間，他除讚賞韓中兩國關係全面發展外，還特別提到他的夙願還沒有實現，希望有機會早日再去中國訪問，去山東尋根。

(上)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

(資料圖片)

胡適寫大字



文化經緯

十多年前，還是在滬上讀書時候。陳思和教授到台灣講學，從南港胡適紀念館帶回若干胡適語錄拓片——大多是胡適那些耳熟能詳的語錄，譬如「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時要在有疑處不疑」等等。字同樣是熟悉的「胡適之體」，一種與他的詩一樣，足以用「胡適之體」來冠名稱呼之的書法。

我分得了其中一條，並一直保留到現在。因為此條幅，所以對胡適之體書法也就不陌生。日前到學校博物館參觀一個近現代文化名人翰墨展，在一個角落裡，一眼就看到了胡適的一幅對聯：「聽琴知道性，避酒怕狂名」。上聯邊署受聯者姓名：雲蓀，下聯邊落款題聯人姓名：胡適。名下有圖章，但無題聯時間。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大字體的胡適真跡，想來是送給學生一輩們的條幅，大概是懸掛在書房裡警示自勉一類。查了一下受聯人雲蓀，當為胡適當年在北大的學生陶元珍。

在現代文化名人中，胡適大概不算喜歡在別人面前舞文弄墨者，原因可能與他覺得自己在書法上並無足夠功夫有關。所以即便他的字被稱之為「胡適之體」，也是多表明其字有點特、見者熟悉而已。一般應酬場合，胡適也會應邀為別人題寫些字句條幅，大多是寫些景色的大白話，或者更簡單，將自己陳年舊作重抄一遍送人，以實踐自己早年的倡導，不大好搬弄古代文人之間的那些習慣。譬如此次翰墨展上還展出了胡適一幅墨跡。這是他一九三六年的一首詩，詩題《扔了》。全詩只有兩節，如下：

煩惱克難逃——
還是愛他不愛？
兩鬢疏白髮，
擔不了相思新債。

低聲下氣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說，「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不和！」

這首舊詩抄寫在一張信箋紙上，詩尾題「陸廷先生指正，適之」，無抄寫時間。這裡所謂「陸廷」，為現代書法家張陸廷。至於胡適為什麼要抄寫這首舊作給這位學生輩後學，無意去查找考證。

胡適一生也寫了一些詩，在其《嘗試集》外，尚有不少。在胡明先生編的《胡適詩存》（增補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中，這些詩基本上都能查找到。有意思的是，胡適一生也寫了些「情詩」，譬如上面這首，另外也翻譯了些「情詩」，譬如美國詩人朗費羅的《一枝蘭，一隻曲子》。在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都是一種只講奉獻、不求回報的單相思式的愛情觀。有好事者曾發揚胡適所倡導的考據功夫，將胡適一生的「排間逸事」——一考證彙編。說來好玩，如果對照一下胡適與這些女性之間的往來關係，其情感方式與結果，也大多在胡適的那些情詩中能夠讀出或體會得到。就此而言，胡適的那些「情詩」，應該不是些射向空中的「箭」，或者唱向遠方的一隻曲子，而是有心人唱給有心人聽的「情歌」吧。

種在心裡的種籽

袁淑偉



東西走廊

在內地《中國達人秀》節目中，一對熱帶雨林精靈姐妹林姐和宛姐，讓人印象深刻。這對精靈姐妹的父親馬悠是德國生物學家，在中國雲南西雙版納工作了十三年，成立了天籽生物多樣性發展中心，堅持致力於當地熱帶雨林的修復和再造工作。她們的母親李昱果也是一位環保工作者，她和丈夫一起深入雲南熱帶雨林中，為西雙版納雨林的恢復與保護奔走。本來，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美麗的熱帶雨林裡。不幸的是在二〇一〇年，馬悠因心臟病突發永遠地離開了人間，留下妻女繼續堅守這份事業。

林姐和宛姐的歌聲悠揚婉轉，有一股穿透人心的力量。在整場演出中，兩個孩子始終洋溢着陽光的笑容。但卻惹得全場觀眾潸然淚下。落淚，不是對她們命運身世的憐惜，而是對她們的天然美麗，她們的堅定執著的深深的感動。是的，如夢想觀察員黃舒駿所說：兩個女兒一起唱一首歌，勝過千萬個大人的呼籲。那句嫩嫩的顫顫的「我們唱這首歌就是希望每個人都種樹」，誰不動容？

當夢想觀察員問及身邊是不是都是雨林，孩子說，現在都是橡膠林了，這個沉重的話題再一次擺到人們的面前。

橡膠林種植面積擴大導致天然森林不斷減少，橡膠樹的吸水性較強，林地面積擴大會導致水源逐漸枯竭，氣候會從濕熱向乾熱方向轉變。橡膠林的水流失量是同面積天然熱帶雨林的三倍，土流失量是同面積熱帶雨林的五十三倍。種過橡膠林的土地最後寸草不生，生態系統嚴重破壞。

如今這對熱帶雨林精靈，一首純淨的《花戀》，在向人們展示熱帶雨林的美麗，在呼籲保護雨林的重要性。我宛若看到，林姐和宛姐似花仙子般追逐嬉戲，亞努在愉快地舞蹈，蝴蝶、鮮花、蜜蜂為她們搭建了一個最美麗的舞台。

雖然，我處在城市的鋼筋水泥中，但我一定要種一顆種籽，哪怕是在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看着它生根發芽茁壯成長，才不枉費了這個寒冷的冬天這份隱隱的刺痛。

我在想，她們的父親母親真是偉大，她們或許沒有料到，她們的寶貝女兒林姐和宛姐，以一種輕鬆愉快的方式，把一粒種籽靜悄悄地種在了人們心裡。在土裡種下一顆種籽，可以綠化一寸土地，在心裡種下一顆種籽，可以綠化整個世界。



文化什錦

發源於江蘇北部的淮劇，從民國初期進入上海以後，不斷繁榮發展。尤其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所有淮劇界的精英人才，無論士、農、工、商、學、兵，各種行當的演員，都有充分發揮演技的機會。

《金沙灘》的主角是楊老令公，由當時淮劇最優秀的老生演員何叫天、陳為翰、何益山先後扮演。他們三位，從小就受徽班老藝人的傳授，都有一身扎實的基本功。陳為翰是唱「香火戲」出身，唱起來韻味醇厚，是淮劇的「標準老生」。何益山是徽、京演員出身，扮相魁偉，唱做俱佳。何叫天則出身梨園世家，得叔父——「徽班」老藝人何孔樑的親授，允文允武，能唱能捧。那時他年近三十歲，正是風華正茂、大紅大紫之際，無論是扎實的「把子功」，還是獨具一格的崩脆利落的「連環句」，都充分發揮，深受讚譽。

其他如馬麟童演楊五郎，陸少林演楊六郎，相潘洪。

這齣戲的特點是角色眾多，唱做繁重，有很多精采的折子。如《雙龍會》、《五台山》、《李陵碑》、《雁門關》、《告御狀》、《審潘洪》等，無論生、旦、淨、丑，各種行當的演員，都有充分發揮演技的機會。

《金沙灘》的主角是楊老令公，由當時淮劇最優秀的老生演員何叫天、陳為翰、何益山先後扮演。他們三位，從小就受徽班老藝人的傳授，都有一身扎實的基本功。陳為翰是唱「香火戲」出身，唱起來韻味醇厚，是淮劇的「標準老生」。何益山是徽、京演員出身，扮相魁偉，唱做俱佳。何叫天則出身梨園世家，得叔父——「徽班」老藝人何孔樑的親授，允文允武，能唱能捧。那時他年近三十歲，正是風華正茂、大紅大紫之際，無論是扎實的「把子功」，還是獨具一格的崩脆利落的「連環句」，都充分發揮，深受讚譽。

其他如馬麟童演楊五郎，陸少林演楊六郎，相潘洪。

學術的作用

史飛翔



文史叢譚

一個弟子在做練習題時突然問道：「我學這些能得到什麼益處呢？」歐几里德聽後大怒，立即吩咐身邊的奴隸：「去，拿兩角錢來給這個傢伙，因為他來求學是為了得到好處的。」

一九〇九年，王國維在京師圖書館做編輯，後為《國學叢刊》起草宣言，倡言「學術無新舊之分，無中外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不僅如此，他還說「學術是目的，不是手段。同樣，嚴復在《滄芬樓古今文鈔》作序時，也一再強調「種純學術的立場。他說，做學問的目的就在於學術本身，學術以外沒有不應該有目的。大儒章句仲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表明學術的「非功利性」。清代史學家魏源曾說：「（學術）與一代風尚相趨，不必適合者」。這表明學術既要順世而生又要與世而立，就是要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些話都很好地說明了學術的真諦。

學術是超越利害，純粹求知而非實用。所以，韓愈說：「勿誘於勢利，勿望其速成。」同樣，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也說：「在進行科學研究時，如將其自身作為目的來追求而不帶有任何功利企圖，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種種新的發現。」晚清思想家魏源曾說：「學術之敵乃於利祿，不迎不媚，不媚俗，更不能簡單以功利計。」